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生論文
指導教授：熊公哲先生

楊子法言研究

研究生：藍秀隆 撰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六月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劉舍人文心雕龍詮賦篇云：「漢世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楊騁其勢，臯朔已下，品物畢出。」夫楊雄心壯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終與相如齊名，而後世因以辭賦家視之，若昭明文選於雄之賦篇，亦當備載焉。然雄才高辭贍，崇尚儒術，豈止一詞人而已乎！文心雕龍諸子篇云：「若夫陸賈典語，賈誼新書，楊雄法言，劉向說苑，王符潛夫，崔寔政論，仲長昌言，杜夷幽求，咸敍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劉氏蓋以博明萬事爲子，適辨一理爲論，餘子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而雄則立言述道者流，故又與陸賈賈誼諸儒并稱。論者或謂，以炎漢諸子以較先秦百家，未免黯然無光，了無創獲，不足論也。竊謂學術之盛衰，每因時勢而異，亦有未可以苛求者也！蓋古者學在王官，天子失官，九流奮興，其蓄之也宏，故發之也肆，有如春雷震蟄，萬物齊茁，故儒、墨、道、法，繼軌並作，大放異彩，有壯哉其盛。逮及漢世，則潢潦歸藏，江河並入於海矣，重以孝武崇文

，罷黜百家，專宗六藝，別白黑而定一尊，劉氏所謂類多依採，此亦勢使之然也。如陸賈新語，後人疑其失真。賈生新書，亦有亂無條理，決非誼本書。而潛夫、申鑒、中論，或爲政論，或本經訓，或據拾餘文，或彙集故實，蔓延雜家，不足觀也。惟楊雄獨爲諸儒所推重，若汝南君山，南陽張平子，皆當世名儒，考權群倫，探其精英，謂爲必尊。王充論衡，班固漢書，亦屢推雄書，漢書雄傳，於法言篇列其篇目，著錄諸家述作，未有若斯之詳者也。而唐韓退之至以之與孟子、荀子並稱，謂孟氏醇乎醇，荀與漆大醇而小疵。蓋雄之學，主歸宗孔，兼通老氏，推而論之，其卓然越乎諸子者，約有數端：

一曰破除陰陽方士之荒誕也。漢自董仲舒倡言公羊之學，而陰陽五行之說，三鄒之談，因之大盛，雄獨謂其假不學以高通，寄談誕以自大，實有摧陷廓清之功。法言君子篇云：「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曰，不果則不果矣，又以巫鼓。」又云：「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吁，吾聞必義、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榮矣。」重黎

簡云：「或問趙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其說過論衡遠矣。」

一曰嚴斥緯學也。漢儒說經，往往亂以讖緯，至東京而尤盛，大儒如鄭康成亦不好之。而推生成衰之際，獨斥爲不經之言；使後世學者，坦然去從，至如緯書讖語，斥之尤嚴。法言五百篇云：「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重黎篇云：「或問黃帝終始，曰，託也，昔者蚩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焉。烏鵲，廋人也，而步多廋，夫欲廋僞者必假真，歸乎正乎，終始乎。」孰謂漢世而得聞斯言乎。

一曰洞察經生之積弊也。漢世經學，始於建武，盛於元成之際，而盛衰而衰，其端亦兆於元成之際，元堅儒林傳贊謂自建武設五經博士，迄於元始（平帝年號）。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支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數千人，蓋祿利之塗然。然則楊雄所謂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繁華者，得其滋結矣。

一曰推尊孟子以抑孔子也。漢世經生，自浮丘伯、申公培以下附會，

皆荀卿氏之傳也；故漢世經學證諸之爲荀學可也。世但知趙郊卿於顓沛流離之時，隱於複壁之間，而爲孟子作章句，爲倪闡明正學，不知楊雄於孟子，推之尤至，且在郊卿之前，如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鄭如也，見吾子篇。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臬，曰匪苟知之，亦允蹈之，見君子篇。或問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吾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也，孟子異乎不異，亦見君子篇。又淵騫篇謂孟子之勇，勇於義，果於德，不以貧富死生異其心。尤見其學之醇篤也。故區區之意，以爲若雄者，其排攘衆流，張大正術，發揚雅訓，將登聖教，匪但不可以詞賦限，陸賈賈誼復乎不可及也，而雄謂昌言諸子，固迥乎不侔矣。

然則，自宋以來，非之者實衆何歟？曰此則因其委身王莽之朝，以行言，非以學言也。故朱子通鑑綱目於雄之死，大書「莽大夫楊雄死」，直以雄爲名教罪人。至如程子譏其「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蘇軾謂其「好爲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此則因惡乎雄之人品，而并及其文辭矣，亦以其仕莽故也。惟曾子固則稍稍爲之寬解，

且以箕子之明夷況之。王介甫亦謂雄之仕莽，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所以回護如此者，倘又因歌慕雄之文采，惜其才而悲其遇，故云然歟？清章學誠嘗論文德矣，曰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身之所處，固有榮辱，屈伸憂樂之不齊，而言之有所爲而言者，雖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謂，況生千古以後乎？吾人今日去雄且二千年矣，固毋庸過爲苛論，亦毋庸爲之湔雪；但就其學術而論，其書固自有不可以人廢言者在。雄之書，太玄最爲奧衍，非淺陋末學所能窺測，姑取法言一書，爬梳抉摘，索隱探微，剖析疑似，縷而貫之，窮年累月而不知止。昔韓愈氏嘗言，荀與楊大醇而小疵，區區何人，曷足以知其醇疵之所在，贅筆作爲斯文，自知不作已甚，抑四庫總目不云乎：「即其不合於聖人者，存之亦可爲鑒戒，雖有絲麻，無棄菅蒯，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敢取以爲法焉，至於見仁見智，寧能強人人以必同，但求義理之近是，斯亦可矣，大雅宏達，幸垂教焉。

緒言

第一章	楊雄生平	一
-----	------	---

第一節	楊雄傳略	一
-----	------	---

第二節	楊雄年譜	四
-----	------	---

第二章	楊子法言考述	十一
-----	--------	----

第一節	楊子法言校記	十一
-----	--------	----

第二節	楊子法言版本考略	七六
-----	----------	----

第三節	楊子法言歷代著錄及其存本、輯本彙錄	八一
-----	-------------------	----

第四節	臺灣現藏楊子法言善本書目	八三
-----	--------------	----

第五節	臺灣近刊楊子法言版本	八五
-----	------------	----

第三章	楊子法言思想之探究	八六
-----	-----------	----

第一節	尊孔	八七
-----	----	----

第二節	宗經	九三
-----	----	----

第三節	隆師	九六
-----	----	----

第四節	治學	九七
第五節	尚德	九九
第六節	爲政	一〇二
第七節	論文	一〇六
第八節	雜說	一〇九
第九節	品鑑人物	一一四
第十節	繩檢諸子	一一九
第十一節	修持之法	一二三
第十二節	法言微旨	一二九
結論		一三五
第四章	楊子法言之文辭	一三七
第一節	楊子法言之文評	一三七
第二節	楊子法言之韻語	一四〇
第三節	楊子法言之取喻	一四六
第四節	楊子法言象式論語之體例、句法與文意者	一四九

附錄

甲、	楊雄姓氏考	一五二
乙、	歷代諸家對楊雄之褒貶	一五八
丙、	劉棻美新疑議	一六三
丁、	本文研究重要參考書目	一六六

第一章 楊雄生平

第一節 楊雄傳略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生於漢宣帝甘露元年，戊辰，一民前一九六四，西元前五三〇。其先有出自周伯喬者，以支庶食采於晉之楊，因氏焉。楊在河汾之間，周衰，楊氏或稱侯，會晉之六卿爭權，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至雄五世祖名季者，官廩江大守，漢元鼎間，遷岷山之陽曰郭，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爲業，自季至雄，五世惟傳一子。雄少而簡易，口吃不能劇談，湛思清淨，好古樂道，從同郡嚴君平者遊，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一按論衡佚文篇載曰：楊子雲作法言，蜀富人齎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一顧尙辭賦，宗司馬相如，嘗嘆曰：「長卿賦不似從人問來，其神化所至耶。」一見西京雜記。一又怪詞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乃作反離騷段諸江流，以弔之，又旁雄蚤惜輔，下至懷沙。作廣騷卑牢愁各一篇，一見漢書本傳。一初，雄之居蜀，貧苦耕作，嘗作逐貧賦以自見，又作蜀都賦，蜀王本紀，備敘山川地理人物之實。

。孝成帝元延元年，雄年四十二，始自蜀來遊長安，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根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吏，薦雄待詔。次年正月，雄從帝幸甘泉宮，還奏甘泉賦以風。三月，帝帥群臣讀大河，湊汾陰，以祀后土，雄又作河東賦以勸。十二月，復從羽獵，卿因校獵賦以風，帝皆美之，除爲郎給事黃門，三年秋，帝大誇胡人多禽獸，復幸長楊，縱胡客大校獵，雄作長楊賦上之。比歲，亡其兩男，哀痛之，皆持歸葬於蜀，以此因之。一見桓子新論。一雄爲郎時，自奏「少不得學，而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晚直事，庶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報可，不奪奉，令尙書賜筆墨錢六萬，於是雄得親書於石渠。一見楊雄答劉歆書。一綏和中，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趙充國，迺召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一見漢書趙充國傳。一又因成帝嗜酒，作酒箴以諷，時杜陵陳遵放縱于酒，見雄賦大喜，謂其友張竦曰：「吾與爾猶是矣。」一見漢書陳遵傳。一故時有人問「賦可以諷乎」，雄曰：「諷則已，諷而不已，吾恐不免于勸也。」一又有問雄少而好賦者，雄曰：「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一蓋其晚年立言

明效，絕意于賦，不復爲矣。

哀帝建平二年，雄年四十九，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少府掾立爲御史大夫，竊廷登受策，有大怪如鐘鳴，上以問黃門侍郎楊雄。雄對曰：「鼓妖，應失之象也。朱博爲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病之怒。」一見漢書五行志。一元壽七年，丁傳董賢用事，人皆媚之以取富貴，雄獨安于郎署，而大渾思渾天，或有信蓋天之學，而詆渾天者，雄乃發八難以應之。時獨桓譚信雄學，雄與譚嘗同參事待報，坐西廊廡下，以寒暴背，雄語譚曰：「蓋天以天，如推磨，石轉而日西行者，其光景當照此廊下，稍而東耳，不當拔出去，拔出去是應渾天法，渾爲天之眞形，于是可知。」一見桓子新論。一由是，雄按渾天著書曰太玄，曰：「玄也者，兼天地人之道，而天名之。」一時有嘲雄以玄尙白，而雄解之，辨曰解嘲。又有難玄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雄于玄用思甚苦，嘗夢吐白鳳集玄上，久而滅之，或曰無爲自苦，故難傳，當時儒士劉歆張竦輩雖與雄善，獨于玄弗好也，雄知時人所好在彼，不在此，乃作太玄賦以自況。一見

西京雜記。一二年，單于上書願朝，時哀帝被疾，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軍也，將勿許，雄上書諫，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而許之，賜雄帛五十疋，黃金十斤。一見漢書孝哀皇帝紀，匈奴傳。一

平帝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順續意旨，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一見藝文志，西漢會要。一逮及元始五年，冬十二月，安漢公莽臘日進椒酒，置毒酒中弑帝，太皇太后詔徵宣帝玄孫，爲孺子嬰，又詔莽居攝踐祚。當此時也，雄見莽穢跡照彰，寢寢乎有篡世漢祚之勢，故作卅箴十二首，布告卅牧，以翼其勸王之意。又是時諸朝職臣，皆莽黨羽，無有一人忠於漢者，於是又作百官箴以警之，使其顯名思義也。嗣後，莽奪魁柄，漢祚中絕，雄苟全性命，委伏偽朝，誤法言，借古論今，以寓時事，孝至篇云：「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言褒實貶。一柳宗元曰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矣。一又云：「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夫。」特著漢祚中絕之由，徵事立言，意在誅莽，自恨不能有爲於時也。始建國二年，

雄年六十三，劉棻獻符命，投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謂，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吏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五年，新室文母皇太后崩，帝詔雄作誅，言曰：「漢兩黜廢，移定安公，皇皇靈祖，惟若孔臧。其言亦無阿倚。天鳳元年，雄年六十七，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先是雄作解嘲者，有「爰清爰靜，遊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之語，至是京師爲之語曰：「爰清靜，作符命，惟寂寞，自投閣。」蓋譏之也。然觀其劇秦美新一文，劇秦之慘酷而美諸新，則待新猶秦年，倘亦不無微意存乎其間乎。

當雄爲郎時，校書天祿閣，見天下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常提三寸弱翰，齋油素四尺，以問異語，歸卽以鉛摘次之於櫟，二十有七歲而書成，名曰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一見雄客劉歆書。一嘗以此示張伯松，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一見風俗通序。一考雄於元延二年除爲郎，年四十三，則至二十有七歲，已七十歲老人矣。是雄閱成哀平三世不能官，至新朝天鳳五年，戊寅，雄卒，年七十一，一民前一八九四，西元十八。一葬安陵阪上，所厚沛郡